

## 第十一章 三天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看著她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，他終於漸漸明白了人道理，或許任何事都是命中注定，前緣切切之事，朵朵的身世看似離奇，但細細想來，也隻不過是苦荷大師數十年前偶一動念罷了，隻是這一個念頭卻飄飄渺渺地落在了後世，落在了自己麵前，落在了麵前這片草原之上。

不需要去考慮海棠為什麼能夠讓北方部落的百姓相信她王女的身份，不需要去考慮她在兩年前是怎樣做到這一切，苦荷大師臨終前既然將這個變數拋了出來，當然早就已經做好了準備苦荷瞞過了他的兄長，留下了喀爾納王庭的一方血脈，怎麼可能不留下些信物之類的東西。

關鍵是...

“你的父母...？”閑看著海棠那張難得一見惘然的麵龐，輕聲問道。

海棠抱膝未動，心裏卻是感受到了這個男子的情意，他沒有問草原上的事情，沒有逼問自己，卻是第一時間想到了自己最關心的事情。

“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。”帽子下姑娘家的臉顯得有些落寞。

閑沒有繼續問這個問題，至於海棠的父母，那一對喀爾納最後的貴族怎樣離開這個世界，是不是苦荷暗中下的黑手，已經不重要了，想必海棠也不願意將自己的師尊與那種角色聯係起來，隻是她的心裏一定會有所猜測。

“師父臨終前對我說了這些話，便讓我自己選擇究竟應該怎樣做。”海棠看著湖麵上的水鴨子。眉頭漸漸蹙在了一起，不知為何，那些水鴨子不再在暮光中戲水，而是有些畏怯地往湖旁不多地水草叢裏躲去。

“你的選擇是聽從了他的建議，回到了部落，然後來到了草原。”閑低頭想著，鬆芝乃是喀爾納王姓，隻是這個部落早在數十年前就被戰清風大帥屠殺幹淨，所以天底下沒有誰想到鬆芝仙令這個名字與胡人間的關係。他的眼中閃過一絲憐惜，望著海棠說道：“如果你要替母族複仇，也應該向北齊進行報複，何必針對我們大慶？”

“複仇？我很少想這些幾十年前的事情。”海棠抿了抿帽沿下探出來的發絲，看了閑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就像你一樣，我們都很清楚，仇恨這種東西。往往是洗也洗不幹淨。我隻是去看看，那些與我同根同源的人們究竟是在怎樣生活...安之，胡人其實也是人，他們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，這一路萬裏南遷，沿途不知死了多少人，部落裏地女人孩子，難道他們就不該活下去？”

“至於大齊...”她低頭自嘲笑道：“師尊雖然點明了我的身世。卻將天一道給了我，我如今還是大齊的聖女，如果真想禍害大齊。我何至於要跑到草原上來。”

“我隻想讓這些部落裏的人們，能夠有一個安穩的國度可以生活。”海棠盯著閑的眼睛，“所以我想幫助速必達一統草原，結束草原內部連綿不絕的傾軋，給這片草原帶來和平。”

“和平？”閑的聲音一下子寒冷起來。“草原地統一與和平，必將導致日後與大慶之間的全麵戰爭，這就是你所期望的將來？”

“我會製衡速必達。”海棠低著頭。

“幼稚。”閑輕聲說著。話語裏的味道，像極了定州城內李弘成痛斥他時的嘲諷，“君王的野心，永遠不是你我所能製衡得了。”

“那你說我該如何做？難道眼睜睜看著慶軍日漸西侵，終有一日占據整個大草原，將胡族的子民屠殺幹淨？”海棠的眉頭皺了起來，“每個人都有生存地權力，難道你還認為胡人和中原人的命貴賤有別？”

“貴賤自然有別，與我親近的人，他地性命自然是珍貴的。”閑毫不退讓，說道：“你隻想著胡人如何生存，有沒有想過我慶國在西涼路上的屯軍百姓？一路西行，我不知看見多少房屋被焚，婦孺被殺。”

“如果這就是你要的和平，那我會把這一切毀掉。”範閑眼睛微眯，盯著海棠的臉，“這是千年而成地仇恨，我們這一代人根本沒有辦法消除...你站在草原王庭的立場上，自然希望慶國退讓，但我站在慶國的立場上，自然希望草原上繼續混亂下去。”

海棠站起身來，微微抬頭看著範閑，說道：“你來草原已經有十幾天了，想必也查清楚了一些事情，那你為什麼不回去，還在這裏等我作甚？”

“我要確認你所起地作用。”範閑的麵色有些蒼白，說道：“也許你自己都沒有想過，其實你一直還是將自己看作北齊子民，根本沒有把自己看成喀爾納的王女。美其名曰，替草原尋找一片生存的空間，其實...還是為了北齊的後方安全，替北齊拖住我那位皇帝老子的腳步。”

不等海棠開口，範閑一挑眉頭，阻住了她的說話：“這是下意識裏的行為...說到此點，我不得不佩服苦荷大師。”

他憐惜地看著海棠：“你是聖女，你是天一道自苦荷之後，最出色的人物，但你的一生，似乎也和我一樣，都被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物控製著，你的任何一步選擇都落在他的計算之中，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，苦荷都在利用你，保存他那片大齊王朝。”

苦荷養了海棠近二十年，太了解自己的女徒了，對於海棠知曉身世後的決定早已計算的清清楚楚，知道不論海棠怎樣選擇自己的道路，都會按照他的布置，給予慶國很痛的一擊。

海棠的麵色越來越落寞，這兩年在草原上協助單於速必達，著實耗損了她太多的心神，今日在湖畔被範閑直接揭破了她皮袍下隱藏的心思。那一絲她自己都在回避地心思，才讓她發現...

“我們都不是聖人，我們根本無法做到將天下之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看，如果說我是陰險的，其實你也是自私的。”範閑微嘲笑著說道：“你用西胡子民的性命，去拖延我大慶鐵騎的步伐，倒是對北齊有利，但你有沒有想過...這些草原上的子民，難道真的需要一個強大的王庭。需要向東邊進軍？”

“苦荷真地很厲害。”範閑閉上了雙眼，緩緩說道：“雖然他最終敗於陛下之手，但他即便死了，也給我大慶帶來了這麼多麻煩...不得不說，戰家這兩兄弟，實在是人世間最頂尖的人物。”

慶帝一生南征北伐，難得一敗，唯一一次完敗。便是當年慘敗於大魏朝大帥戰清風之手。

沒有想到戰清風死後數十年，苦荷臨死之前，又在慶國的西邊埋下了一顆地雷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。”海棠並未動怒，靜靜站在範閑的身邊，說道：“隻是在很多項選擇之中，我挑選了一個對於草原，對於大齊來說，最好的道路。”

範閑

道海棠不是那樣的人。隻是刻意想要激怒對方，此冷了起來：“那我呢？”

海棠回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你先前也說過。我們不是聖人，不可能將全天下的子民放在平等地位置考慮，如今是你南慶劍指天下，北齊東夷都在風雨飄搖之中...如果你奢望我考慮南慶的利益，是不是有些荒謬？”

“荒謬？”範閑盯著海棠的眼睛。似乎想要看到這個姑娘家最深的心底，幽幽說道：“幾年前在上京城的酒樓上，我身為慶國監察院提司。與你搭成那個協議，是不是也很荒謬？”

他自嘲地笑了起來：“也對，我本是南慶權貴，卻要將臉抬起來，讓你扇一個耳光。明明我大慶鐵騎將要踏遍天下，我卻要和異國聖女，搭成什麼協議...太平？\*\*\*太平，確實荒謬，我這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，本來就是很荒謬的事情。”

種田喝酒聊天便定了這天下二十年，憶當年上京城中二人把臂同遊，樓\*\*醉，園中瓜架下共話，於無人知曉處，北齊南慶最出色的兩位年輕人，定下了一個在世人看來幼稚，在他們看來，卻是格外清美地目標天下無戰。

這樣幼稚的協議，卻因為參予這個協議的兩個人，而顯得近在咫尺，隨時可能變成現實，因為這兩位年輕人在各自地國度中，擁有極大影響力，如果時勢不變，老人漸漸退場，日後的江山，本來就是這兩個年輕人掌下之物。

而如今數年時光一轉即過，天下大勢早已因為大東山之事的爆發，而產生了急劇的變化。世界在變，人也在變，二十年遠遠未到，範閑和海棠便似乎再也無法種田喝酒聊天了。

“我不甘心。”範閑的臉色發白，眼睛卻愈來愈亮，“我離開澹州已經五年，這五年裏，沒有人知道我想要做什麼，

隻有你知道...你知道我為了這個協議冒了多大地險，吃了多少虧，幫了你們北齊多少。”

他盯著海棠的眼睛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這一切你都清清楚楚，我不惜冒著千年以後被人指責為賣國賊的風險，是為了什麼...而你，卻不聲不響地跑了，來到了草原，開始在我地背後捅刀子。”

“我不甘心。”範閑的眼睛漸漸寒冷了起來。

海棠看著範閑的臉，聽著他幽幽的話語，不知為何，心像被刺了一刀般，生生地痛了起來，痛的她臉頰發白。

“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...會牽連到你。”海棠怔怔地望著他，覺得麵前這男子的痛苦，似乎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“那些刀我也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，知曉此事後，我去了一趟青州城，隻是還有一把被人偷走了。”

範閑雖然早已經猜到，哪位有九品那麼高的高手，偷入青州幫自己消滅證據，是海棠所為，但此時聽她親口承認，心情略好了一些，但臉色依然十分難看，說道：“你還在瞞我...這些刀的出現，本來就是很怪異地事情。”

他一把揪住海棠的衣襟。咬著牙說道：“你和北齊那個小皇帝的關係從來沒有斷過...這次明擺著就是他在陰我，你還想替他遮掩什麼？”

海棠將手放在了他的手上，沒有用力，憐惜而歉疚地看著他的雙眼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情，我也不知上京城那邊出了什麼問題，為什麼陛下會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。”

確實愚蠢，北齊在慶國之中，最大的助力便是範閑。雖然自大東山之後，範閑逐漸將自己與北齊的關係割裂開來，但是如果北齊皇帝真地想有將來，離開了範閑的幫助，將十分困難。

範閑卻十分清楚那位北齊小皇帝是如何想的。

他湊近海棠微微發紅的臉畔，對著她的耳朵輕聲說道：“一點兒都不愚蠢，他想逼我反？沒有那個可能...兩年前在京都，他想借長公主之手殺死我扶老大上位。這筆帳我還沒有和他算...我怎麼可能反？”

他的話語裏帶著一絲嘲諷的味道，海棠的心卻寒冷了起來，她是第一次知道兩年前慶國京都之變中，居然還有北齊地影子，如此想來，這件事情的脈絡便十分清楚了。北齊小皇帝知道範閑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，當然不敢將希望繼續放在他的身上，加上海棠這兩年一直在草原之上。無法充當北齊皇帝與範閑之間的橋梁，雙方漸行漸遠，為了北齊的安全起見。北齊皇帝必然會選擇挑破範閑與慶帝之間的關係。

“陛下也是沒有辦法。”此時海棠與範閑之間的姿式十分曖昧，但兩個人說地話，卻是如此驚心，她幽幽說道：“這兩年你幫助慶帝整頓吏治，治理民生。打理內庫，大戰眼見一觸即發，他如何敢信你？”

“我不管他信不信我。我現在甚至連你的信任也不需要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臉頰在海棠微涼的臉龐上蹭了蹭，他深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你給北齊那個小皇帝帶個口信，就說我範閑，將會因為他贈予我地兩件大禮，回報他一個永生難忘的教訓。”

海棠的身體一顫，驚訝地望著範閑，不知道他會做些什麼。這個世界上，敢說教訓一國之君的人，除了大宗師之外，大概也就隻有範閑敢如此囂張。

“不要忘了，你是慶國人，你是慶帝的兒子。”海棠歎息著說道：“誰會相信，你會站在北齊或東夷地立場上考慮問題？陛下他不信你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

“我站在慶國的立場上考慮問題，也不希望慶國地子民陷入無窮無盡的戰爭血火之中。”

...

“你在草原上究竟布置了什麼，肯定不會告訴我。”海棠雙手很自然地穿過範閑的腋下，說道：“但我會盡力阻止你。”

“除了我那位皇帝老子，現在這世上，沒有誰能夠阻止我，你也不行。”範閑將她的帽子摘下，摸了摸她的頭髮。

範閑緊緊地抱著海棠，眼神卻漸漸平靜起來，將她摟在懷裏，雙眼微眯看著天上，一隻蒼鷹正在暮色之中飛翔，湖中那些水鴨子，正是被這隻蒼鷹所懾，躲進了水草之中。

其實海棠也注意到了那隻蒼鷹，也知道範閑為什麼會這樣抱著自己，在心中歎息了一口氣，知道自己以及陛下實在是對不起抱著自己的年輕人，腦中泛起了無比複雜的情緒，也便不去點破範閑的小心思。

“陪我三天。”範閑在她的耳邊說道。

...

距離這片湖泊約摸十裏地的草原之上，數百西胡騎兵正拱衛著他們的王，這片草原的主人，單於速必達冷漠地看著遠方，看著在那邊蒼鷹在空中劃過的痕跡。

鬆芝仙令離開了，單於擔心她不再回來了，

帶著騎兵跟了上來，不知為何，單於的心中就是有這乎覺得有人正要將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女子帶走。

這個女子長的並不美麗，根本比不上更部落裏貢獻來的美女，但單於卻將她看的比任何人都重要，因為這個女子為他帶來了逾萬鐵騎的效忠，帶來了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些治國方略，帶來了草原上新的氣象。更重要地是...這個女子為單於帶來了安寧，難得的安寧。

每當和這位喀爾納的王女在一起時，單於速必達便覺得是自己生命中最歡喜的時刻，哪怕隻是麵對麵坐著，對望著，也歡喜無比。

他知道她是北齊聖女，那位大宗師苦荷的關門弟子，是那神秘長生天在人間的行走者，但他更知道。鬆芝仙令是一位胡人，是自己的同族。

若將來能夠橫掃\*\*，攻入草原，駿馬之旁，如果能有她坐在身旁，這個天下一一定會美麗許多。

蒼鷹漸漸降下，單於速必達的眼睛眯了起來，如鷹隼一般。閃耀著攝人的光芒。

那姑娘追著一位男子去了，那男子是誰。

蒼鷹無法向單於報告，那個男子正可惡地輕薄著您地珍寶，所以單於還能保持眼下的平靜。換句話說，範閑刻意的行為，並沒有起到他所想像的作用。

“衝過去殺了他。”大當戶看著單於陰雲密布的臉色，大聲說道：“殺了他！”

速必達沒有接話，鬆芝仙令離開的時候。說過她要回來，那麼她一定便會回來，他尊重這個身世離奇的女子。雖然他並不介意用刀劍來宣告自己的強大，但他不願意用這種方式去獲取一名女子地心。

“跟著他們，不要去打擾。”單於速必達閉上了眼睛，和緩說著，但話語裏卻隱藏著令人心悸的寒意。

單於身旁王庭高手如雲。如果此時這數百騎衝將過去，範閑便是有天大的本事，在這蒼茫草原上。隻怕也難逃一死。但他很好奇，那個能讓鬆芝仙令如此動容的人究竟是誰，難道是幾年前傳聞中的南慶小白臉？

草原主人握著韁繩的手愈來愈緊，表情卻依然是一片平靜，他注定要成為天下的主人，當然不會因為南慶的一名權臣便亂了方寸，但他也不會讓那個年輕人來了草原，還能活著回去。

蒼鷹傳訊，王庭附近地西胡騎兵開始調集，隻要等鬆芝仙令與那個年輕男子分開，便要開始進攻。

然而這一跟便是三天。

...

三天的時間，範閑和海棠兩個人便在草原上漫步著，在某個部落買了兩匹好馬，縱情馳騁了一番，又去某處海子撈了兩網小銀魚兒烤來吃了，最後一夜，卻是停駐了在一處較大的部落裏，圍著火堆，與那些胡人吃著牛羊肉，喝著燒刀子酒。

海棠知道這三天意味著什麼，三天之後，或許二人便要從眼下這複雜地關係中撕脫開來，成為彼此不共戴天的敵人，所以這三天需要珍惜。

範閑也知道這三天意味著什麼，海棠的王女身份沒有響徹草原，她卻可以帶著自己在這草原上隨意行動著，她是要借這鮮活的事實告訴自己，胡人與中原人是可以和平相處的，胡人也不是天生地野蠻好殺。

因為歉疚，所以海棠陪了範閑三天，一句別的話都沒有問，卻根本沒有想到範閑真實的目的地。

火光映照著二人的臉龐，紅通通的，就像兩個在冬天裏貪玩的小孩子。海棠遞了兩件事物給範閑，說道：“給你孩

子的。”

範閑接了過來，發現是一串紅寶石珠子，還有一把胡人孩童喜歡玩的小佩刀，很可愛。

“珠子給小花兒，小刀給良子？”他挑挑眉頭，說道：“小花兒估計喜歡，良子還小，隻怕不會喜歡...不過...謝謝你，有心了。”

“師父以前說過，範夫人的身體很難生孩子，如今範良出生，也算是了了她一個心願。”海棠淡淡一笑，說道：“想必你很花了些功夫。”

三個月前，十月辛苦懷胎的林婉兒終於誕下了一位麟兒，趕在宮中亂賜名之前，範閑急著取了個範良，加入了族譜之中。這件事情，惹得慶帝大怒，好在範閑還是給皇帝老子留了個取字的權力，才算把這事兒唬弄過去。

聽著海棠的話，範閑微苦一笑，這兩年間，除了幫陛下處理國事，其餘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替婉兒治病上，為了生孩子，婉兒真是付出了極多，而他為了研製藥物，也是吃了不少苦頭，好在費介老師事先定好的路數對頭，才成功地讓婉兒懷上。

“為什麼取名範良？”海棠好奇問道，她知道自己與這位年輕人過了今夜，恐怕便難再見，所以一刻不停地詢問，想知道這兩年裏，對方究竟是怎樣生活的，他身旁的人是什麼樣子。

“閑妻乃良母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很有趣不是？”

部落裏的族人漸漸睡去，火堆邊就隻剩下了範閑與海棠二人，二人似乎都感受到了些什麼事情，都沒有絲毫睡意，安靜地等著黎明的到來。

“馬上天就要亮了。”海棠倚靠在範閑的肩膀上，幽幽說著，這名女子到了離別的時刻，終於透露出了一位姑娘家應有的情思。

範閑沉默片刻後，忽然說道：“天亮之後，你一走，那位多情的單於，便會將我碎屍萬段。”

過了三天，以他們二人的修為，自然清楚在身後不遠處，草原上的主人，正強行壓抑著怒氣，等待著給範閑最致命的一擊。

海棠閉著眼睛，懶懶地說道：“不要擔心這些事情，我來處理好了。”

“我是男人，我不習慣讓女人來處理事情。”範閑笑了起來，火光映照著他的笑容，顯得格外親切與自信，“你很強，那位單於也很強，但我會證明，我比你們更強大。”

海棠坐直了身子，靜靜地看著他，不知道他想說什麼。

範閑平靜地望著她，說道：“我從來不喜歡中被族群分開的情侶故事，朵朵，你在草原上謀劃了兩年，我準備了四個月，我會徹徹底底地擊敗你，斷了苦荷留下來的所有心思。我喜歡草原上的安樂，但為了慶國百姓的安樂，為了我的安樂，為了單於的不安樂，我必須毀了這一切。”

“我留你三日，便是要留你一輩子。”

來自慶國的年輕人站起身來，看著黎明前的黑暗草原，輕聲說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